

# 吳硯耕畫集

WU YAN GENG HUA JI

江蘇美術出版社



溪  
硯  
耕  
畫  
冊

李根源題

裝幀設計 姚宜強

吳硯耕畫集

江蘇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

南京七二·一四工廠印刷

開本： 787×1092 1/16 印張： 1

印數： 1—3000冊

1991年4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

書號：ISBN7-5344-0201-8/J·202

定價：5.60元

郭沫若題詩  
葉恭綽題簽  
陳半丁題詞

吳硯耕女  
士所寫楊  
州菊譜

百花齊放

葉恭綽題

藝苑掇拾  
寫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 
時在中國美術學院  
時年八十五歲  
可謂古稀之年矣  
書于杭州  
庚午年夏  
葉恭綽

郭沫若



上：郭沫若題詩  
中：葉公綽題簽  
下：陳半丁題詞

# 吳硯耕畫集序

吳硯耕女士囑我為其畫集寫序，不由憶起少年時的一些事：因為我對繪畫的愛好，父親曾把祖父收存的一些畫扇給我賞玩。在那些來自家鄉揚州的畫扇中，吳樹本的菊花最得我的喜愛，還曾認真臨仿過。樹本先生，字笠儻，清末民初時揚州著名畫家。而他，正是吳硯耕女士的生身之父。

近四十年過去了，樹本先生的畫扇還存藏在寓，把來重睹，不禁生出許多感慨……此扇作於1922年夏，寫三色折枝菊，婀娜的姿態，雅艷的色澤，顯然來源於惲壽平的“沒骨法”，而“十裏栽花算種田”的古城揚州，層出不窮的菊花名種，更是他獨立一家的本錢。

硯耕女士對於其父藝術的繼承，就是在這個豐厚的“本錢”上的。歲歲秋季，她的並不寬敞的畫室裏，總是滿放着盛開的盆菊，宛若專業的花房。這種寫生的傳統，使她的藝術充滿了新的活力。有幾年，她還移居瘦西湖之“月觀”，逗留于絢爛的菊叢，體察菊花在昏曉風雨中的不同變化，捉摸其生長規則，頗感人的韻律。這舉動，讓我想到“草間居士”邊壽民。這大約正是揚州畫派的優秀傳統罷！

“四君子”之一的菊花，古人又稱黃花，因為那時的菊花只有單一的黃色，形態也簡樸，它的“晚節傲風霜”的品格，受到歷代文人的歌詠。在明代以往的傳世畫圖中，菊花都是以冷逸君子的形象出現的，到清代初期始見它五色繽紛的面龐。

“畫本”來自“活本”，菊花品種的繁衍，促進了菊花畫法的改革。我是在惲壽平的作品中最早看到這一現象的。但是，菊花畫本的真正“還俗”，還在清末民初。吳昌碩、齊白石開了濃彩大寫意一派；吳笠儻則在惲派“沒骨法”的基礎上，創了小寫意一格。稍晚於他的鎮江畫家謝公展亦以寫菊著名，他是在前面兩者之間，另闢一蹊徑的。

硯耕女士十三歲那年從父習畫，其時笠儻先生已過了花甲，藝術面貌早已成熟。所以，她必從父親的成法入手，并且一定掌握得很透徹。這從她一九六三年所繪的菊花冊中可以窺見，其形態，筆墨神彩，都一脈相承。

硯耕女士並沒有滿足於對先輩的繼承。試看她壬戌（1982年）所作白菊立幅，長枝墨葉，臨風飛舞，頓生了超然灑脫的氣息。再看她七十七歲（丙寅、1986年）所作《松菊延年》大軸，於菊叢中側挺出一株老松，上不見巔。下不露根。松以墨寫成，蒼蒼茫茫，菊施以五彩，斑斕絢麗。這是重陽時節的大好光景，觀之賞之，真可以延年益壽矣！這些例子說明，硯耕女士的藝術，隨着時代的變化在變化。她的畫，已不同於她的父親，不同於清初的惲壽平蘇晚明的勾花點葉派。但又與這些傳統融為一體，難以分割。

“花不飄零根不死，東籬歲歲苗新生”，這是郭沫若先生為硯耕女史題詩中的句子，既是對菊花的頌揚，又表達了對為花傳神的藝術家的期望。硯耕女史已年屆八旬，願她的藝術如東籬之菊，歲歲新生！

蕭平 一九八九年七月  
於金陵愛蓮居



花中此物是西施 (6尺全張)

金蟹菊 (1.3×1.1尺)



朱竹黃覓裳 (1.3×1.1尺)



八百遐齡 (6尺全張×2)



九秋圖 (6尺全張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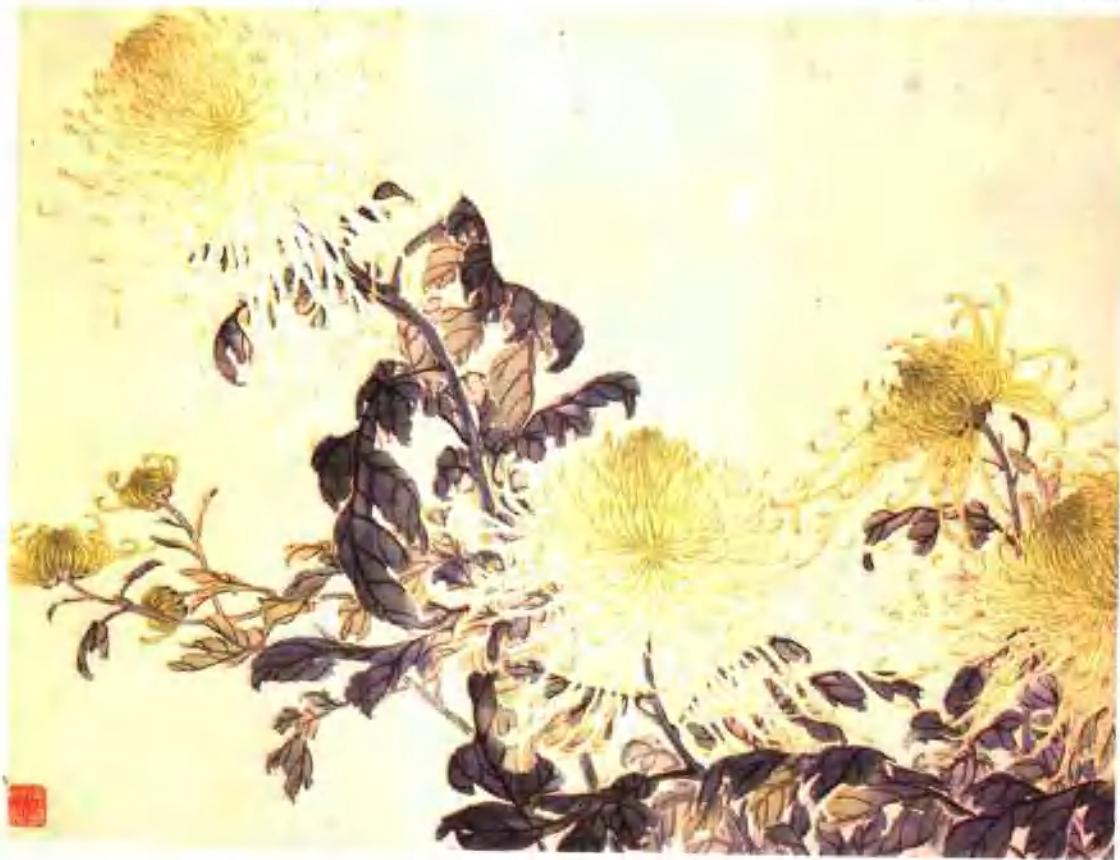
菊花有性  
阶級爭先  
霜多不畏死  
寒盡不飄零  
已盡秋未老  
猶持秋色來





白 荷 (1.3×1.1尺)

秋水綠波 (1.3×1.1尺)





碧玉環 (4尺全張)

楓葉蘆花 (1.3×1.1尺)



紫袍玉帶 (1.3×1.1尺)



松菊延年 (6尺全報×2)





綠衣紅裳 (1.3×1.1尺)



帥旗 (1.3×1.1尺)